

畅读序

张洁：不能忘记的爱，始终在路上



张洁

■ 吴孜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洁于2022年1月21日因病去世。这一消息，一下子把我带回到疯狂阅读文学杂志的1980年代。王蒙、宗璞、茹志鹃、徐怀中、刘心武、谌容、孔捷生……这些当年非常活跃的作家，随着张洁的离去而从我的记忆深处凸显出来。奇怪的是，我努力回忆他们作品中的细节，基本都模糊，唯独被张洁写入她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的一个场景，历历在目。

生怕被记忆误导，我从书柜里找出《沉重的翅膀》浏览起来。所幸，岁月没能扰乱我。

1980年代中国人的爱情与婚姻

致力于改革的副部级干部郑子云有一个虚荣、蛮横的妻子夏竹筠。他们的小女儿郑圆圆因不忍心离开总是被夏竹筠刁难和欺负的爸爸，勉强与夏竹筠住在同一屋檐下。钦慕才华的郑圆圆，在夏竹筠替她物色的权贵子弟和用法语给她讲雨果的《悲惨世界》的大学教授莫征之间，选择了莫征，夏竹筠因此大发雷霆。一场激烈的争吵以后，郑圆圆决定离家出走。离开之前，她脱下了夏竹筠买给她的蓝色鸭绒登山服，套上了明显偏小的旧棉袄……

套上小棉袄后，郑圆圆接过爸爸递给她的军大衣甩门而去。这个瞬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褪色。此时此刻我问自己，1980年代读的那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何以《沉重的翅膀》中的这个场景镌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答案是，它延续了张洁之前发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宣扬的爱情观，亦即用文学形象来叩问她在《沉重的翅膀》中引用过的契诃夫的那句话：“爱，或者，它是一种正在退化的东西，一种本来是伟大的东西的残余；或者，它是一种将要成为伟大的东西的因子；可是现在，它却使人不满意，它所给的，比人所希望的少得多。”

想必，契诃夫是张洁非常热爱的作家吧？除了在小说中引用了契诃夫的话语外，这个名字还多次出现在《沉重的翅膀》中。而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一套契诃夫小说选集，成了珊珊妈妈钟雨的爱情信物。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篇情节并不复杂的短篇小说：三十岁的珊珊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嫁给乔林，不是因为乔林不够优秀，而是作为意中人，乔林很难与她的灵魂产生共鸣。她也牢牢记得妈妈生前多次强调过的肺腑之言：“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单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嫁出去的要好得多。”

母亲去世后，遵从母亲遗愿的珊珊将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烧给了妈妈，却留下了题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笔记本，因此也窥到了妈妈的爱情密码：那位与珊珊有过一面之缘的“白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的“上了年纪的男人”，送了妈妈一套契诃夫小说选集，“有时，她写东西写累了，便会端着一杯浓茶，坐在书

橱对面，瞧着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神。要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走进了她的房间，她便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了自己一身，便是像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与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的羞红了脸”。妈妈与送她契诃夫小说选集的男人的关系，不言而喻，只是，相遇太晚注定了他们只能遥相呼应。最近的距离也就是妈妈带着珊珊在路边守候着，等待他的车经过，他下车，握一握珊珊的手，当面评价评价妈妈刚刚发表的作品，“它（爱情）所给的，比人所希望的少得多”。之所以在作品中屡次提到契诃夫，引用契诃夫的名言，张洁要感慨的就是想爱不能、又不能忘记的爱情吧。

文学从来没有停止寻找纯真的爱情故事

时过境迁，今天，第一次读《沉重的翅膀》的读者，或许会问作家一个问题：既然婚姻已经死亡，郑子云为什么不与夏竹筠离婚？今天，第一次读《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读者，或许会问作者一个问题：钟雨为什么不选择勇敢地追求心中所爱？张洁所写，就是刚刚从爱的荒漠里走出来的人们真实的婚姻生活以及对爱情的期许，只不过，张洁将1980年代中国人的婚姻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写入自己的作品中时，添加了有着明

显张洁印记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因为此，张洁的小说才能长久地留驻在读者的记忆深处。

张洁去世以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张越写了一篇长文，悼念她的好友。张越写道：“她常对我说，她不喜欢《爱，是不能忘记的》，尽管那么多人喜欢，那不过是自娱娱人之作，她叫我不要迷恋那个调调儿，如果不能碰到一个真的对你好的男性，情愿不要结婚，因为婚姻可能会成为一场巨大的伤害。”可见，曾经用小说高调颂扬过爱情的张洁，已经从彼时不那么信服契诃夫关于爱情的论断，改变为比契诃夫更激进地质疑起爱情的不可或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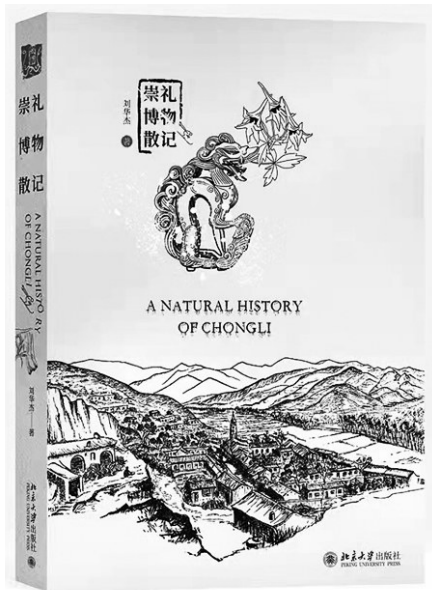
的确，进入到1990年代特别是跨入新世纪后，身处追寻爱情黄金时期的年轻人的择偶标准，相比被张洁写到作品里的莫征、郑圆圆和珊珊们，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精神上能否产生共鸣，已不再是择偶的第一标准，而让位给了社会地位，以及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因素，比如智商、财富、社会关系等，和能确保对方社会地位长久的年轻、健康、力量等。

尽管如此，作家们仍然在寻找基于精神层面的纯真爱情并将之记录到文学作品里。2021年10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一本最新的长篇小说《唯一的故事》。小说中，有着共同追求的保罗和苏珊克服年龄差异，力排众议地相爱并生活在了一起。然而，保罗和苏珊跨越了诸多障碍的爱情，最终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随着社会地位、把控日常生活的能力特别是健康的差异越来越大，两人的爱情分崩离析。

既然是虚构，朱利安·巴恩斯完全可以在《唯一的故事》中粉饰保罗和苏珊的爱情。但是，优秀的作家深知虚构与生活的关系，所以，纵然认定爱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朱利安·巴恩斯还是选择了向生活看齐。不过，朱利安·巴恩斯的《唯一的故事》，也让我们读到了，文学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寻找纯真的爱情故事。惟其如此，《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沉重的翅膀》等张洁的早期创作，才显得格外宝贵，除了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我们憧憬过的爱情外，也让我们相信，不能忘记的爱，始终在路上。

新书馆

崇礼，位于北半球北纬40度，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下雪，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部分冰雪项目的最佳选址。从2015年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数十次奔赴崇礼，勘查地址、记录植物、考察民情、寻访遗迹，从历史学、哲学、博物学的多重视角，结合图文，汇成《崇礼博物散记》一书，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饱满、真实、自然的崇礼。



■ 张馨予

崇礼，位于北半球北纬40度，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下雪。在坝下的大马群山南麓，南下的西伯利亚寒流与北上的热气流同时被北东向的大马群山阻挡，冷暖气流交汇，形成多降雪小气候区，成为冬奥会部分冰雪项目的最佳选址。2015年7月31日，北京以44-40的票数击败阿拉木图，成功赢得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崇礼迎来巨大机遇与挑战。

从2015年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数十次奔赴崇礼，勘查地址、记录植物、考察民情、寻访遗迹，从历史学、哲学、博物学的多重视角，结合图文，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饱满、真实、自然的崇礼。可以说，《崇礼博物散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既是刘华杰献给2022冬季奥运会的一份厚礼，也是献给崇礼深情的情书。

体育与自然

为冬奥会献礼的作品为何是“博物学散记”？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植物又有什么关系？刘华杰用奥林匹克精神进行了阐释。

众所周知，奥运会是严禁使用药物对人体机能进行提升的，这其中有两重内涵：第一，竞赛强调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游戏规则；第二，重申竞赛参与者必须是吃五谷杂粮、自然生长的普通人，而不是超人、机器人或者科技人。刘华杰认为，这两重内涵都与博物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博物学是一门悠久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游戏，与正经、主流相对，倡导非主流、多元性，是对现代性的克服；其次，博物学同样反对人工化、机械化、科技化，呼唤原始、自然。用刘华杰的话来说，Olympic Games是披着现代性外衣的原始游戏，本质是自然人的自然展示。

从历史维度来看，现代奥运会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一同砸碎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新的体育思想也应运而生，与基督教禁欲主义针锋相对，强调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与此同时，工业化社会中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给人的心理、生理带来的挑战，促使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让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与要求，体育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工业化是人工的、机械的，那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则与之相反，追求对原始身体之美的还原。顽强拼搏的运动员，正像是遍布崇礼雪山野蛮生长的植物。从这一点来讲，奥运与自然本为一体，以“博物散记”为冬奥献礼，是对奥运会初心的追溯，再合适不过。

体育与和平

现代奥运强调绿色，而这绿色同时也指向和平。在《新约全书》中，上帝用洪水灭绝人世的罪恶，诺亚为躲避灾难躲进方舟，直到洪水退却，诺亚走出方舟，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遍地的狼藉与汹涌的洪水，而是长满绿色树木的山谷和开满鲜花的山路。可见自古以来，人类就将绿色、自然、和谐、和平、团结等意象关联。而这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奥林匹克标志由蓝、黄、黑、绿、红五种颜色的圆环连在一起，象征五大洲团结互助，代表“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主题。奥林匹克圣火则用以纪念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宙斯手中偷来的火，象征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1920年安特卫普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纪念一战中丧生的人，在开幕式上点燃了大火炬，这一形式也被后来的奥运会所承袭。

然而近年来，象征和平的奥运会却因频频出现种族歧视、裁决不公等问题，受到舆论的广泛批判，激发了越来越多本身并不关注体育赛事的人的愤怒。这些愤怒的“观众”并不看比赛，却盯住奥运会中有什么可以“捕猎”的目标，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就进行严酷的抨击。这些都难以与绿色、和平相联系，金牌成为最受关注的核心内容。这正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遗忘，对初心的违背。

针对这一现状，刘华杰呼吁：用博物学的视角去介入。“全人类加在一起，只是一个物种，箭报春、囊花鸢尾、高山紫菀、柳叶鼠李，每个都是独特的物种”，只有将全人类都划归为自然的一部分，各个种族、国家，才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绿色、和平、回归自然——而共同努力，奥运才能成为真正的“绿色奥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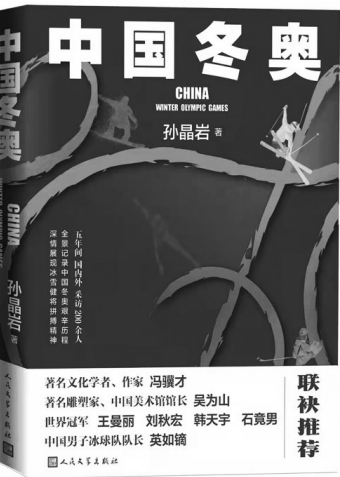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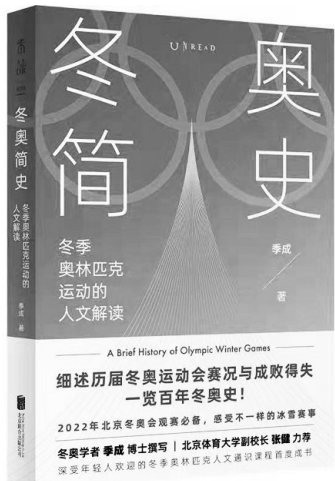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悦读快

《冬奥简史》

季成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2月版

本书围绕冬季奥林匹克的历史脉络展开，对1924—2018年已举办过的23届冬奥会的办赛理念、组织模式、赛事概况、文化影响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阐述。本书不仅是百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程记录，还是贯穿了23届冬奥会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发展史。冬季奥林匹克是怎样构成的？哪些是时代背景、自然条件赋予的？哪些是冬季奥林匹克自己生成的特性？这些经验中可持续、可发展传承的又是什么？本书透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阐述，将冬奥的历史与中国现在以及未来连接起来。



《中国冬奥》

孙晶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

2006年，作家孙晶岩应北京奥组委邀请，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全程跟踪采访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广受好评；十年后，她与北京冬奥会再续前缘，历时多年，走访国内外多个城市，面对面采访200余位与冬奥会相关的各界人士，全景记录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充满曲折、艰辛、挑战与机遇的历程。

作品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出在强大国力支持下京冀两地三大冬奥赛区的建设奇迹、几代中国冰雪健将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更呈现出新时代的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

《冰雪故事会》

任初轩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1月版

本书是一本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冬奥会知识的通俗读物。全书依据北京冬奥会项目分成15部分，每部分包括项目小百科和冰雪故事：小百科介绍了比赛项目起源、比赛规则等；冰雪故事则包括与本项目有关的运动员故事、赛场故事等。本书有助于加强大众读者对冰雪运动的了解，体会运动员的拼搏进取精神，促使全民关注北京冬奥会。



（言浅整理）